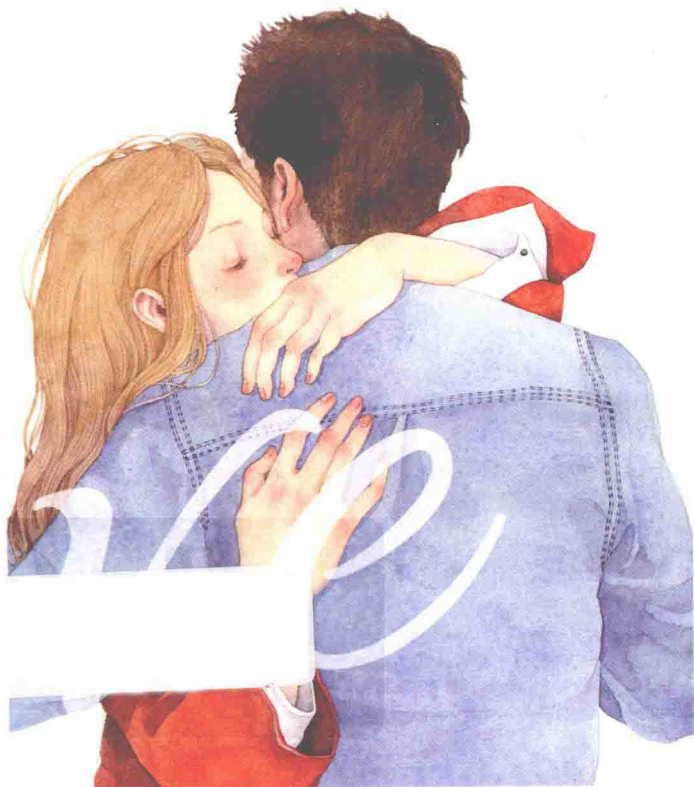


爱格

当 冬 夜

鹿鹿安
著

渐 暖



鹿鹿安 潜心演绎温暖力作
当你穿越漫漫风雪/原来冬夜已渐暖

从前我怕黑 / 怕冷 / 怕孤单
而现在 / 我只怕余生没有你的陪伴

CI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冬夜渐暖/ 鹿鹿安著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9
ISBN 978-7-5562-0205-8

I. ①当… II. ①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0492号

当冬夜渐暖

策划编辑: 李 芳
质量总监: 郑 瑾
统筹编辑: 伍秀娟
内文设计: 罗静颖

责任编辑: 唐 龙
特约编辑: 邓 理
装帧设计: 杨 平

出版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

电话: 0731-82196340 (销售部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

邮编: 410016

82196313 (总编室)

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张晓军律师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14.5 字数: 285千字

开本: 710 mm × 1000 mm 1/16

版次: 2014年9月第1版

印次: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-82196362

C O N T E N T S



楔子 /001

第一夜 万水千山入海中 /003

第二夜 灯火阑珊处 /022

第三夜 风从哪儿来 /041

第四夜 夜的惆怅 /059

第五夜 荆棘鸟 /079

第六夜 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 /098

第七夜 花刺 /116

第八夜 过路蜻蜓 /136

第九夜 关不掉的月光 /155

第十夜 回忆是红色的天空 /174

第十一夜 等到风景都看透 /190

第十二夜 雁字回首 /209

后记：花开如火，也如寂寞 /222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口中默念着数字，脚下无意识地来回踢着一个红色的球，那是Joyce的玩具，上个月从二手古着店里淘来的。小丫头一眼看中，试图伸出胖乎乎的手去拿，幸好老板娘足够大方，将球当作赠品塞进了她们的购物袋中。

乐遥说，Joyce强取豪夺的个性，跟她爸爸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
此时，对街咖啡馆的门被推开，一张美丽的亚洲面孔露了出来，红棕色的长发在阳光下闪耀出亮丽的光彩。不过更引人注意的，是她怀中那个包裹成粽子一样的女童，羊羔绒的连体衫，帽子严严实实地套在脑袋上，只露出一张脸，脸颊红通通的，像快被点燃的番茄。此时此刻，女童甚是不悦地嘟着嘴，百折不挠地拉扯着帽子，但很快又被女子轻快地拽开。

“Hi, Penny! I’ m here!” 依江终于停下脚步，弯腰把球捡起，看向正穿过马路走来的林乐遥。

“Joyce不喜欢这顶帽子，她总想拽掉。”乐遥皱起眉。

依江把球塞进小人儿的手里，伸手探向乐遥手臂上挂着的袋子，翻出一杯热咖啡捧在手心：“那就给她换一个，直到她喜欢为止。”视线掠过一边等候缆车的人群，她故意忽略乐遥眯起的危险眼神，“走吧，咱们快点坐缆车上山顶晒太阳！”

这是依江在挪威的第三年，一年前她从卑尔根搬到这座小镇，远离尘嚣，再也没有人能找到她。由于小镇坐落在山谷谷底，高山遮挡，整个冬季都没有阳光照射，只能坐缆车到山顶，才有机会晒到太阳。

漫长的冬夜，她已经能从容度过。

只是在下雪的时候，透过玻璃看窗外的冰雪世界，黑暗中冰雪发出的莹莹之光，总令她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个雪夜。

那天也是这样茫茫的雪，头顶有昏黄的路灯，像一轮温暖的圆月，照着她脚下的路，她一步一步走过。陪伴在她身边的人，仿佛永远寂静沉默，只有脚下积雪破裂的声音，回响在漫长的冬夜时光。

缆车终于抵达，Joyce伸长手臂，急不可耐地要下地。乐遥将她放在地上，小人

儿笨拙地挪动着小短腿，跌跌撞撞地往人群中跑。

“喂！站住！Joyce！Stop！”乐遥急忙往前追，却被踩着滑板一闪而过的少年挡住，下一秒，Joyce就消失在人群中。

依江眼尖，迅速捕捉到一块羊羔绒的帽角，她急忙推开人群，准确地从错身而过的人群里，抱起了一团毛茸茸的小家伙。小家伙张着嘴，口水悬在下巴上，眼看着就快要滴下来。依江急忙扯着袖子去擦，却突然听到一声稚嫩的童音：“爸爸——”

她瞪大了眼睛，她和乐遥用心良苦，教来教去，小叛徒学会的第一个词居然是“爸爸”？

只说了一句，小叛徒就闭上了嘴巴，垂着长长的睫毛，把玩起依江自然卷的长发。她松了一口气，正要将她抱回去，却突然瞥到人群中的一角，呆愣在原地。

铅灰色的羊毛大衣，裹着修长笔直的身材，肩略宽，站得直直的，两臂弯曲，手插在大衣口袋中。漫不经心的姿态，她太熟悉了，只一个背影，就勾去了她全部的魂魄。

“Melody？”乐遥跟上来，看她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，循着视线看去，却是匆匆而过的人流。正值休息日，广场上都是慵懒地晒着太阳的人，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各个穿得颜色鲜艳，高中生们聚在一起打篮球，情侣们并肩坐着，大大方方地拥抱着吻，放眼望去，都是白种人的面孔。

只有一张亚洲人的面孔能够引起她的注意，乐遥屏住呼吸：“他是镇上刚来的摄影师，全球巡拍的。”她收回目光，静静地看向仍旧怔忡的荀依江，“他是日本人，不是蒋。”

蒋……

依江突然感到头痛，不，是心痛，仿佛有丝绳裹缚，有人拉住线头，抽动着，反复割着她的心脏。

“Sorry，我可能有点高原反应，我该下山休息。”她把Joyce急急丢给乐遥，扭头朝缆车站大步走去。阳光这么好，可是雪却没有融化，踩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她捂住耳朵，眼睛里泄露出掩藏不住的仓皇。

她不该想起的。

只是，可惜北国总下雪。

「第一夜」
万水千山入海中

她曾以为，她的梦，
就要从这里开始起航。

世缘大厦是邝江市最高的大楼，站在最高层，几乎可以鸟瞰整座邝江市，尤其是夕阳西下时，余晖中的城市仿佛笼着一层朦胧的薄纱，一条银白的缎带跃于眼底，那就是贯穿了整座城市的一——邝江。

依江低头看着脚下，不禁屏住呼吸，没有高楼的阻挡，风呼啸袭来，她紧紧抓住身后的栏杆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不远处的男子还坐在楼顶边沿僵持，她咬牙朝他喊道：“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和她当面说，你不告诉她，她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你就算跳下去，那也是白死！我们先打个电话给她，问清楚了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吗？”

男人似乎有些犹豫，依江面露喜色，偷偷扭头看向角落处正在使用摄像机录下一切的同伴。就在她等着男人走下来的时候，却听到对方腰间的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。她紧紧盯住男人的一举一动，看着他面色微变，最终接起了电话。

“我爱你！我只不过想爱你！你为什么要伤害我！”悲痛的嘶吼被风吹得破碎不堪，依江眼睁睁地看着男人情绪瞬间激动起来，然后将手机狠狠地抛下楼，一道极美的弧线划过，却听不到坠地的声响。

风依然扯着人来回摇晃，依江紧张地舔了舔嘴唇：“你先下来，我帮你去找她，去说服她！既然你给我们打来电话，肯定还抱着希望的，对不对？我有信心说服她！女人嘛，虽然看起来铁石心肠，但其实很容易被感化的！你留意点脚下，不然一不小心就像刚刚那部手机一样了！”

“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！你们女人都一样，见异思迁，朝三暮四！”男人不禁松开一只手，指着天愤恨谩骂，身体在风中摇摇欲坠，依江提着一颗心，目光紧紧追随。
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整个人脚步一晃，身体仿佛倒下的旗帜，顺着风翻向楼外。

“啊——”最后的声响是依江的尖叫，划破长空。整个世界都仿佛寂静了，只有呼啸的风声，还有远处钟楼准时响起的报时。

身后的小马跳了出来，迅速扑向围栏：“他还没死，没掉下去，依江你快来帮我一把！”

荀依江回过神，呼啸的风声中，她听到了气若游丝的求救声：“救我，快点救我，我不想死……”

她撑着围栏走过去，只见男人的两只手，拼命抓着底部的栏杆，脸已经吓得惨白一片，脸上满是泪水。依江抹了一把脸，这才发现自己也吓出了眼泪，小马正试图去拉男人的手，依江怕他力气不够，转身抱住他的腰奋力往后拖。

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，两人的力气都快用尽时，男人终于攀住了露台的边缘，把腿翻了进来。依江松了一口气，随即瘫软在地，而刚沾地的男人，却面朝着蓝天躺着，两眼一翻，竟昏厥了过去。

“吓晕过去了！”小马擦了把额头，走过去瞥了两眼，“警察怎么到现在都还没到？依江，你说我们拍的能上头条吗？这是独家啊！”

依江缓缓抬起眼皮，残阳如血，她的力气仿佛回不来了，声音也轻得快要飘起来：“再打个电话，快，再给120打个电话！”

[02]

这是荀依江第一次来警局，那个身穿制服的小哥长得浓眉大眼，只是看向她的目光却毫无温度：“荀小姐，你说你和当事人没有关系，那么事发时你怎么会在现场？”

“他给我们热线打来求助电话，对了，我是电视台的记者，我是接到线索才赶到现场的。”说罢，她下意识去包里翻证件，顶着小警员冰冷的视线，她的动作却生硬地停住了：“抱歉啊，同志，我的证件丢在办公室了。”

她敛下眉，低头乖乖地不再挣扎，其实她是带了证件的，但那只是一张见习证，这时候拿出来对当下的情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接到热线电话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办公室枯坐了一个上午，记者们全都外出采访，却没有人留意到她这个小菜鸟，就在翻了无数遍的报纸，又刷了无数次的微博之后，她接到了这通劲爆的热线电话。

“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，记者小姐你能帮帮我吗……”

她竟然忘记自己的见习生身份，找到了另一个见习摄像师搭伙，借了摄像机一路狂奔到世源大厦，接着就发生了刚刚那一幕，如果不是小马救援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审讯室外的大厅里挤满了当事人的家属，铺天盖地的哭喊和漫骂，她实在没有勇气走出去。

“走吧。”警员小哥拍了拍她的肩，“我给你领导打过电话了，你去休息室等着。”

她硬着头皮往外走，刚踏出审讯室的门，当事人的母亲便疯了一样地扑上来，准确无误地揪住她的头发，拽着她往前拖行了几步。依江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，随即痛感才传输到大脑神经中，她抱着头挣扎起来，委屈和心酸随着眼泪滚出眼眶。

“你哭什么哭！你有什么脸哭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都是为了你，我儿子才会这么想不开！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，老天非要我家破人亡！要是我儿子醒不过来，我就让你给他陪葬！”妇人的拳头雨点般砸在她的脊背上，有人上来劝架，混乱间她不知被谁的指甲刮了脸，手一抹，一片殷红的血。

小马上前拉出依江，小伙子急得嗓子都哑了：“大妈！你认准人好吗？好歹是我们救了你儿子，不然他早就掉下去了！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宾啊！”

依江默默地拉住他的衣角，摇了摇头。她被送进休息室，身边只有难兄难弟的搭档小马陪伴。脸上的血痕已经干涸，她一动不动地僵坐着，原本的委屈和心酸都化为乌有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“依江，我们是不是完了？”小马猛灌了一杯水后，终于问出心里最担心的问题。

“为什么完了？”她面无表情地扬起眉毛，“人又不是我们推下去的，他只不过是受了惊吓，很快就会醒的。”

小马欲言又止：“可是我们私自……”到底话还是没能说下去，能进电视台里见习，爸爸可是找了很多关系，送了很多礼，也低声下气地说了不少好话，可是这才刚来一个礼拜就碰上这样的事，原本他还以为自己能做条独家新闻辉煌一把。他闭了闭眼睛，又想起什么：“你知道他们打电话给谁了吗？是森爷！传说中冷酷无情、杀人不见血的森爷！”

这不是依江第一次听说“森爷”，不过是个名声在外的金牌制片人，能有多可怕？她努了努嘴，嘀咕道：“又不是黑社会……”

“比黑社会还可怕吧。”小马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他一定会赶我们走的，我不想走……”

台里一直没人来接，依江几乎以为台里忘记了她和小马，两个见习生而已，无所作为，还捅了个篓子。她的眼皮开始打架，脑袋有一下没一下地歪斜到一边，最后终于敌不过睡意，“咚”的一声，脑门撞到墙上，却只是皱了皱眉，便又沉沉睡了过去。

她是被小马的一阵猛烈摇晃弄醒的，她眯起眼，有光线从门外照进来。

“是森爷……”身旁的小马立即正襟危坐，双手并拢放在膝上。依江忍住笑，眯起眼朝门口出现的身影看去，因为逆着光，辨不清面貌，只有一个高大的身形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在警员的陪伴下稳步朝他们走来。

那个冷冰冰的警员先开口说道：“你们俩可以走了，欧先生已经解释过你们的情况了。”

她随着警员的手势看向一旁的男人，不是森爷，是栏目主任欧朝光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因为经常健身的缘故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因此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要小。他抬了抬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，将两人打量了一番：“走吧，跟我回台再说。”

欧主任是笑面虎，依江早有耳闻。她撇撇嘴，回头看了一眼小马，他倒是眼疾手快地提起机器包跟上了欧朝光的脚步。

车子等在警局门外，开车的师傅是个圆脸的胖子，不笑的时候也仿佛笑着，见他们拉门上车，他笑容可掬地探身打招呼：“你俩胆儿够大呀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跟我说说，那人怎么就想不开跳楼了？”

依江正准备咧起嘴角和他打个招呼，脚下却不知道是不是踩到了石子，身形一晃，整个人朝前面栽了过去。正要上车的欧朝光迅速伸手抓住她的手臂，用力一拉。依江站稳脚，脸色发窘：“谢谢……”

欧朝光笑了笑，低头看着她问了一句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荀依江。”她站直身子，等了半晌却没有等到下文，欧朝光已经坐上副驾驶座了。她看了一眼小马，手脚并用爬上了后座，前方的圆脸师傅又探过头来：“那人是不是真因为你跳楼的？还是情杀？”

依江的表情顿时僵住了，心中却百般咆哮，怎么说也是电视台的司机啊，跟着跑了那么多次新闻，好歹问得专业一点啊！而在这无声的咆哮中，副驾驶座上的欧朝光冷不丁地开口：“小荀年纪不大吧？谈过恋爱了吗？”

依江只觉得头皮发麻，领导体恤下属本是自然的事，但她却总觉得有一丝不妥，

百转千回，到底还是乖乖作答：“学校里功课挺多的，一直没时间谈恋爱。”

“倒是个好学生。”欧朝光不以为意地笑笑，坐直身子没再开口。

车子上了高架桥，两边的高楼纷纷向身后退去，各类地产广告闪烁着巨大的字体。经过世源大厦的时候，依江忍不住仰起脖子看向最高处，她实在想象不出一个人从那里跳下来是什么样的景象。如果接到电话后，她并没有去，那个男人会不会还是选择跳下来？

“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马超，他们都叫我小马。呃，我是郦江大学的，今年刚毕业。”

小马答得很快，依江看着他紧张的表情，也不由得担心了起来。前方的人静了片刻才继续问道：“你们的摄像机从哪儿来的？”

完了！小马迅速扫了依江一眼，握了握拳老实交代：“是我，是我找郑诚老师借的机器，我说我想自己研究研究怎么拍……”

“那车呢？谁派的车？”

“我们没跟驾驶班要车。”小马俨然一副赴死的神情，“我们自己打车来的。”

前座又安静了，司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调小了广播的音量，这下车里更是死一般的沉寂。小马咬咬牙，索性豁出去：“欧主任，我们是不是不能再待在这儿了？”

欧朝光终于回头，他看了看小马，视线又淡淡掠过一旁的依江，脸上仍旧带着笑意：“这个得回去开了会才能决定，本来应该是蒋制片来接你们的，他临时抽不开身，你们的事还得他做主。”

难怪，依江沉默，倒是一旁的小马立即露出苦哈哈的绝望表情。

压抑的气氛一直持续到车子抵达电视台楼下，依江走下来，抬头看着在暮色中犹闪着金光的几个大字，这就是郦江电视台，一个造梦的工厂，而她苟依江的梦，就要从这里开始起航，所以，她不能离开。

[04]

当晚，苟依江就做了噩梦，她仿佛陷入一团迷雾，往前走几步，就见云雾散去，有陡峭的山峰显现，她仰头往上看去，真高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山。突然有一个黑点在山顶的位置出现，接着黑点越来越大，速度太快，她根本反应不及，待思维跟上眼睛，那个黑影已经从高空掉落，重重地摔在她的面前，尘埃四起，没有声音，但耳朵里却不断轰鸣回响。那是一个人，脸朝下摔在地上，地上有一大摊血汨汨流淌。

她猛地从床上弹起，呼吸急促，浑身都是冷汗。屋里有光，原来忘记关窗了。她抹了抹汗下床，拉开窗帘，外面是永远不灭的霓虹灯。这是二十八楼，她突然屏住呼吸。

身后有敲门声响起：“依江？你醒了吗？”

是爸爸的声音，她呼出一口气，走过去拉开门，荀泽生担忧的脸映入视线：“怎么了？我刚去洗手间听到你在喊‘救命’，做噩梦了？”

“爸爸。”她抬起脸，声音顿时软下几分，“我害怕……”

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完，脸上的惊恐却还没散尽，荀泽生陪她坐在床边，温言问道：“那不当记者了？要知道对记者而言这种事情屡见不鲜。”

依江摇头：“我只是内疚，怕他怪我。”

“不是你的错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而且救得很及时不是吗？”荀泽生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叹息一声，这才继续道，“我其实不想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不好的一面，但既然这是你的选择，爸爸就无条件地支持你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不开心了，你就回来，爸爸一直都在。”

翌日醒来，她隐约听到客厅里有荀泽生的声音，还夹杂着自己的名字。换上衣服走出去，荀泽生刚好挂了电话，扭头看到她便笑了起来：“依江啊，昨天的事我已经找你们领导说过了，不会有问题了。”

依江定定地站在原地，半晌才答：“谢谢爸爸。”

然而到电视台后，她却赫然看到贴在电梯旁的一张惩处通知，“荀依江”三个字第一时间跳入眼帘，因为违章擅用机器，又私自外出采访造成严重的影响，她和小马被停职，待岗一个月。

明明来电视台还没一个月！

她预想了许多处理结果，被当众批评、写检讨，甚至罚钱，却万万没想到会这么严厉。更何况爸爸早上才跟她说过会没事。依江眼前一黑，转身拼命按起电梯键，门打开，她埋头朝里冲，似乎撞到了什么人，她也毫无知觉，倒是有一道冰冷的目光从她身上掠过，一抬头，电梯门已经合上了。

蒋易森的办公室在十二层，她也不知道从哪借来的胆子，昂首挺胸地冲了进去。门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，闻声抬起头：“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找蒋制片。”

“蒋制片刚刚走。”小姑娘抬了抬鼻梁上的眼镜，“就三分钟前，出差去了，你有事的话得等他回来。”依江正要拔腿狂追，就听到小姑娘在身后喊：“你要是急的

话给他打个电话，他现在应该还没上车。”

十一位数字的号码存进了手机里，她谢过眼镜姑娘后离开，一边打着腹稿一边按下了拨通键。在等待接通的时间里，依江原本还义愤填膺的心情，就这样随着等待音，一点一点地消失殆尽。她突然屏息凝神，即使电话那头无人接听，她却似乎感觉到了一阵森冷的寒意。如果他接了，她要怎么说。解释？质问？还是干脆叉着腰去骂？不，她一定会输，传言中的森爷，一定不会那么容易对付。

面前的电梯抵达，叮的一声打开门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打算直接掐掉这个突兀的电话。然而就在跨进电梯的那一秒，她听到了清晰的一句“你好”。正伸手去按楼层的手就这样停在了半空中，那个仿佛从遥远天际传来的声音，裹挟着清风，还有淡薄的云雾，一点一点地抵达她的耳膜。

“你好，我是蒋易森。”

清冷的声音又一次响起，依江好不容易回过神，可张开嘴巴却只是喃喃的一个字符：“我……”

电梯门自动合上，载着依江一路下行，手机里也传来断断续续的电波声，直到最后，另一头已是死一般的沉寂。手机失去了信号，依江放下一直捂在耳旁的手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短短一分钟，掌心竟然渗出汗来，她至于那么紧张吗？她吐吐舌头，抬头看了看电梯上显示的数字，原来忘记按楼层，她又被带回一楼。

苟依江啊，你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会怕一个小领导？

她重新按了楼层，不过没去自己频道所在的十五层，反倒是直接上到二十三层，那是学长江陵的地盘。

想到江陵，她的心情似乎平复了许多，还多了些莫名的柔软。之所以这样执着地要留在这里，最大的原因便是江陵在这里。从苟泽生领他进门给她当家教的第一天开始，到跟着他进入同一所大学，只要有他的地方，就有她的目光追随着。是，大学功课是很忙，但偷偷关注江陵的时间，她总能抽出来。

江陵的办公桌一如他本人，干净整洁，条理分明。同事说他人在机房，依江便乖乖地坐在他的位子上等。桌子上贴着一张照片，是被偷拍的他，并且这张杰出自她的手，图书馆的光线温暖明亮，他在看书的间隙趴着休息，一不小心睡熟，睫毛的影子倒映在高高的鼻梁上。

真好看，照片的原件还在她的电脑里，这一张是她耍无赖非要他贴在桌子上的。不管她怎样耍无赖，他总是有求必应。即使她一直没有勇气说出“喜欢”两个字，但相信对他来说，她苟依江一定是特别的存在。

江陵进到办公室的时候，苟依江已经等到睡着了，红润的嘴唇微微张开着，娇憨的模样让他忍不住扬起嘴角。他拉下窗帘，静静地坐在一旁处理完手里的工作，依江醒来时，他正在写新闻稿，眉头微蹙，一脸认真。

“江陵。”她轻轻唤他，像是不敢惊扰，“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”

他头也没抬，语气却一如既往的温柔：“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不敢扰你清梦。”

“你都知道了？”她懊恼地抓了抓脑袋，“我只是担心当事人，又不是故意违反规章制度，电视台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！”

“光荣事迹都上大字报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”他笑着转过椅子，“这里的规章制度都是给Loser定的，如果你够强，没有人会为难你。所以你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，没有人会像你爸爸和我这样纵容你，如果你犯错，就会被抓住把柄，知道吗？”

依江沮丧地叹出一口气：“那个森爷是什么人？我以后在他手下做事，是不是会很艰难？”

江陵敲键盘的手指停了下来，他想了想，郑重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女孩：“蒋易森很不简单，你会学到很多东西。”

“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“你觉得我是好人吗？”江陵失笑，俯身盯住她的眼眸。

依江的心脏猛地加快跳动，她调整了半天的呼吸，这才顺利地说出话来：“你、你当然是好人……”

江陵豁然展开眉头，笑了起来：“笨蛋依江。”

[05]

跳楼事件很快过去，当事人在两天后清醒过来，为情所困，自杀未遂，一则短小的新闻，也只不过在网络上引起一时哗然，很快就被别的热点挤出人们的视线。只有依江还记得，男人翻下楼的画面时不时出现在脑海，如果他没那么幸运，或许结局更惨不忍睹。她记得爸爸和江陵的话，只有变得强大，才能直面风雨。

尽管蒋易森仍然出差在外，但关于他的传闻，她已经明里暗里打听了许多。因为空降郦江电视台而遭非议，却在短短时间白手起家，一连打造出好几个精品栏目，一跃成为郦江市电视传媒圈里的金牌制片人。

既惶恐，又期待，初来乍到的这段时间，依江的心情实在复杂。

只是，被停职的一个月，她仍然是被人遗忘的小透明，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翻报

纸，手里一支笔一张纸，时不时记下好的稿件和线索。办公室的冷气很足，她裹着一件民族刺绣披肩，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，她蜷缩在椅子上打盹。搁在桌上的纸上有凌乱的字迹，还有一个人脸的速写，是个轮廓柔和的男子，嘴角噙着一丝微笑。然而在江陵的这幅画像旁，却写满了“蒋易森”三个字，从认真的一笔一画，到潦草的一挥而就。

依江正在梦里，突然被“咚咚”的声音吵醒，睁眼一看，欧朝光正用食指敲打着桌面：“小苟，你现在没事吧？帮忙送个记者证到天茂。”

依江猛地站起来，把披巾丢到一边：“我没事，我去送。”

“打车去，蒋制片急着要，回头给你报销车费。”欧朝光把记者证递给她，转身走回内间的私人办公室。依江愣在原地，半晌才反应过来他口中的“蒋制片”——蒋易森，他回来了！她收好纸笔，抓起包朝外冲，出大楼时遇到刚采访回来的江陵，可此时却没有时间打声招呼，只摇了摇手中的记者证就跑了出去：“我去给蒋易森送记者证，回来再找你！祝我好运！”

出租车急驶到天茂商厦，正值午时，太阳火辣辣地烤着，鲜有人选择这个时间段逛街购物。苟依江下了车后环顾一圈，这才想起来欧朝光并没有交代她和蒋易森如何碰面。想到手机里还存有他的号码，毫不犹豫地拨了过去，可是等到她都快被太阳晒焦了，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接听。既然蒋易森急着要证，那说明他一定在这附近采访，不接电话可能也是因为抽不出空吧。她压了压鸭舌帽的帽檐，走到天茂商厦的一层商铺一家一家地看，奇怪的是竟然一个人影都看不到！天茂商厦正处闹市区，就算这个点生意冷清，也不至于这么惨淡吧！

正走到一家金店门口时，她愕然看到店铺的落地窗户被什么敲碎，蜘蛛网般的碎纹一圈一圈向外扩张，地面上全是玻璃渣子。店里的情况不堪入目，桌子椅子乱七八糟地倒在地上，玻璃展柜也被砸碎，大部分金饰已不翼而飞。就在苟依江目瞪口呆的时候，她发现地面上有滴滴血迹，天性使然，她情不自禁地顺着血迹跟过去，一直走出店铺，到了商厦中央通风的阴凉窄巷。平时摆在这里的小摊都不在了，只有穿堂而过的风，她突然不寒而栗。

“蒋制片？”她不由捏紧拳头，小心翼翼地试探，“蒋制片？你在吗？”

风声依旧，树影摆动，大热天里她竟然背脊发冷，“蒋易森！你在吗！”

背后突然发出一声响动，依江只觉得头皮一麻，迅速转过身，一道黑影掠过眼前，她还没看清，那人已经迅速捂住她的口鼻，将她拖到一家狭小的奶茶店里。一颗心脏几乎悬在嗓子里，她想叫却发不出声音，身体绷紧，徒然睁大了眼睛，眼泪毫无

征兆地落了下来。

这时那只手却放了下来，依江迅速回头，却看到一片殷红的血迹，来不及思考，她已经惊恐地叫出声：“啊——”

那只手迅猛地再次捂住她的嘴，蒙眬泪眼中，依江这才看清面前的男人，表情不由得有些呆滞。那是一双没有任何情感的眼睛，看向她时依旧波澜不惊，只是在被盯着时略微反感地蹙起眉头：“你找蒋易森？”

依江不敢动，整个人贴在墙壁上，男人却慢慢地松开了手，低下头去处理还在流着血的手臂：“我就是。”

脑中仿佛轰一声炸开，依江屏息盯着面前的男人，墨黑的衬衫，领口紧系，勾勒出硬朗的下巴弧线。视线移到他的手臂，依江倒吸一口气，只见衬衣的料子完全被血水浸湿，手背上满是干了又湿的血迹。

“对不起，我晕血……”依江闭上眼，试图解释自己刚刚的那一声尖叫。

蒋易森似乎没有听到，依然低着头卷衣袖，布料碰到伤口，他却仍然面无表情。依江强迫自己的视线离开他的手臂，却见他藏在刘海后的一双眼睛，很深很深，丝毫不露痕迹，即使脸上没有表情，整个人看起来也是硬邦邦、冷冰冰的。尤其是现在看向她的这种神情，不苟言笑，眼神冰冷，脸上表情波澜不惊：“车在后面的停车场，TV731，去开过来。”

依江迅速接过他抛来的车钥匙，整个人倒退着走出房间，一出门便转身撒腿狂奔。原来他就是蒋易森！传说中的蒋易森！她捂住胸口快速喘气，前一秒的压抑顿时得到缓解。她赶到停车场，一边喃喃念着他口中的TV731车牌号，一边找着车。一排一排地走过去，直到停在一辆路虎的面前，她拉开车门坐上去，深吸一口气，迅速发动，沿着来路回去。

她拿到驾照没多久，更没有什么上路经验，此时时间紧迫，心里更紧张，开到奶茶店门口她是打的急刹，车子很重，却停得很及时，蒋易森迅速拉开门挤上驾驶座，依江手忙脚乱地往副驾驶座爬过去，靠上椅背便瘫软下来。

“二十分钟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，歹徒手持凶器，现在已经逃走，不过我用手机拍下了视频，回台之后你去拷下来。”他突然开口，却仍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，依江连连点头，也不知道他到底看到与否。

随之而来的寂静让依江有些不适应，她试图找些话题来打破沉默：“你的手，没问题吗？”目光落在他抓着方向盘的手上，只见手指细长，指节清晰，是温暖干燥的那种大手。想到这里，依江不由得有些尴尬，急急忙忙地扭开头。